

## 战火中 坚定的曲调

一名勇敢面对战火与叛乱,坚持不懈学习钢琴的伊拉克青年,2009年3月12日,在英国举行了她的首次演出。

2004至2007年间,祖哈尔·萨鲁坦不得不自学钢琴,因为那时她的国家一片混乱,她的钢琴教师也离开了。在那种混乱的状态下,艺术家是武装分子们的目标之一,已有数名艺术家遭到杀害或者被迫离开。

祖哈尔用流利的英文说道:“许多音乐教师都停止在学校授课,大多数则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很有天赋,曾是久负盛名的巴格达音乐和芭蕾学校的学生,她在那里学习到2003年,直至入侵来临。虽然过去几年内暴力事件在减少,似乎预示着一个相对安全的学习环境,但许多老师和学生依然没有返回学校。

祖哈尔通过摄像头断断续续地跟日本著名钢琴家,旅居美国的相泽礼子学习。他们在钢琴附近放置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样祖哈尔就能听见相泽的弹奏并模仿。

2009年3月12日,祖哈尔与男高音歌唱家安德鲁·斯特普尔在英国威格摩尔大厅举办了一场午间音乐会。英国之行还包含着她的一个梦想:成立伊拉克国家青年管弦乐团。离开巴格达之前,她曾告诉《时代周刊》记者:“从很久之前,我就盼望伊拉克拥有一个青年管弦乐团,音乐能在青年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伊拉克青年祖哈尔·萨鲁坦

祖哈尔6岁时便开始弹奏钢琴,小时候,她被母亲看到用玩具钢琴尽力模仿电视剧主题曲。即便是在最动荡的时期里,她也无视往来于学校途中的危险,继续学习钢琴。“这种糟糕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哦,太危险了,我不能出去,我不能去学校了’这种话,想想也就觉得很荒谬。”祖哈尔坚定地表示道,“我们必须继续,并尽一切努力去改善这一情况。”

她最喜欢的钢琴曲包括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序曲和拉威尔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

她曾被邀请加入伊拉克国家交响乐团伴奏,但现在她却成为了独奏者。与乐团接触的经历激发了她成立青年管弦乐团的愿望,她表示:“与乐团合作时,我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大家庭里,我真的很想让大家也体验到这种感觉。”她的想法得到了英国文化协会巴格达办公室和总部在美国的和谐音乐家协会的支持。

祖哈尔希望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和伊拉克第一位女指挥家,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她还希望成为一名律师。

快报记者 李欣 整理



## 一位女人弹的 内心世界

拜姐是16名未遂的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嫌犯或帮凶之一,自2008年年初以来,她们在迪亚拉被警方一一抓获。当记者在2009年2月第一次见到拜姐时,她已经在监狱度过了2个多月。

世界上似乎除了伊拉克外,再找不出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策划并发生如此多的女性自杀式袭击事件。伊拉克大约有60起自杀式爆炸事件是由女性参与或亲自执行的,它们大部分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

每个女性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她们的经历都有相似之处,许多人失去了至亲的男性亲属。这些女性常常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勉强称得上是种选择,它给了一些女性与众不同的感觉,让她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变得至高无上起来。

伊拉克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数量增多,与安全部队挫败男性自杀式袭击的能力增强密切相关。2006年和2007年,美国和伊拉克部队开始用混凝土隔板来保护政府大楼、市场和其他聚集地点,以免遭汽车式炸弹袭击。在此之后,叛乱分子便打起了女性的主意,因为可以利用她们的传统服饰——宽松的垂地黑色长袍。在伊拉克,警察和守卫对女性进行搜身是不可想象的事。警方逐渐开始学着寻找蛛丝马迹,女性经常穿两件长袍来隐藏她们的自杀式炸弹背心,她们还会化上浓妆,因为她们相信自己死后会升入天堂,于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最为美丽。

### 死亡之路

记者见到拜姐时,她神情坦然,肤色白皙,体形中等,态度谦逊,戴着简单的黑色面纱。她似乎受过教育,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她的声音柔和:“我叫拜姐·阿卜杜勒·卡里姆·艾-莎玛里,我

家住在新巴库巴的综合医院附近。我有7个兄弟姐妹,其中5个已经死了。警方在某天黎明的半小时前,突袭了我家,美国人也跟他们在一起。”

她自豪地补充道:“我的兄弟们都是游击队员,他们制作了简易爆炸装置。”拜姐说她曾帮着做过简易爆炸装置,去市场上买过金属丝和其他炸弹零件,还把这些炸弹放到一起。拜姐成为志愿者而感到自豪:“我知道我们正在与美国人抗争,他们是侵略者。”

拜姐她说自己的动机主要来源于一种报复心理,她想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但起初她的动机并没有这么明确,她告诉记者,2005年她亲眼目睹美国人射杀了一位邻居,她的脑海中不断重复着邻居死亡时的画面,从那以后,她开始帮着制造简易爆炸装置。

很少有人能单独完成一次成功的自杀式爆炸任务,他们需要准备自杀式炸弹背心,教会自杀式袭击者如何使用,还要对任务有所计划。在一些情况下,还要在爆炸地点附近装上摄像头,这样就能拍下整个过程。伊拉克女性极少开车,没有别人的帮助,她们不可能抵达爆炸地点,大多数女性都获得了极端主义者和家人的支持与训练。

### 渴望自由

起初,拜姐并不打算成为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她的小组成员在组织面前宣布,准备执行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任务,他们相信死亡能够将全体成员带到一个神圣的地方。

该组织似乎是想让参加者感觉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命运,这种感觉是导致人们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对拜姐而言当然也很重要,她觉得几乎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但她至少可以控制自己的死亡。当记者提到,伊拉克绝大多数自杀式袭击事件杀死

的都是伊拉克平民时,她只表示,杀害伊拉克人是不允许的。

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并不全是她自己的决定,自杀式炸弹背心装有遥控雷管,如果她出于某种原因没能完成任务,别人也可以引爆她。这是伊拉克自杀式袭击事件一种相对较新的发展趋势,防止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临阵脱逃。

当记者见到拜姐时,她迫切想要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她似乎已割舍了与大多数血脉的亲情,她有2个儿子和1个女儿,都未满8岁,自从她被逮捕之后,就再没见过自己的孩子。当记者问她孩子们是否会想念她时,她几乎快乐地笑道:“真主阿拉会照顾他们的”。

“我一出去就会引爆自己,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她告诉记者。

### 铁石心肠

2009年3月的一天,一位翻译告诉记者,拜姐打了几次电话来,说想再次与他们见面。记者在负责刑事犯病人的护士长办公室里见到了拜姐,她看起来疲惫不堪。

记者温和地问她,是否会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想要杀了他。她露出美丽的笑容:“坦白说,当我的亲戚得知我将要跟你们见面后,他们给我打过电话,问了我许多次你们来聊过,我可能会亲手杀了你。不要被我平静的外表所蒙骗,我有一副铁石心肠。”

拜姐对任何问她的人都说自己准备出去杀敌,但如果她说自己不再那样做了,可能会很快出狱。但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出狱后她将会去实现引爆自己的梦想。

快报记者 李欣 整理

## 伊拉克难民 在美国

夜间,爱莎·贾比尔听见儿子在睡梦中尖叫,可能他在噩梦中又回到了动荡混乱的祖国伊拉克,他们一家现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所公寓里。爱莎也有自己的噩梦:找工作的申请没有回音,政府资助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用完了。她丈夫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但仅靠这个是不够的。每月她要为有两间卧室的公寓付828美元的租金,然后才能决定家里还有没有钱买肥皂。爱莎和家人作为难民在美国定居已经很久了,她说她总是害怕被赶出家门。

根据难民帮助机构提供的情况,在全美范围内的伊拉克难民,将面临无家可归的危险,这种危险由于经济衰退加剧了。这些难民中有些像爱莎一家一样,因为帮助了美军而遭受暴力、绑架和死亡的威胁。安置政策和国际救援委员会副主席罗伯特·卡利说,现存的政府难民救助系统已经陷入危机,难以满足对难民保护和服務的基本要求。国际救援委员会是帮助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难民在美国定居的机构。一份国际救援委员会和无党派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问题在经济危机之前就早已存在,经济衰退不过是让问题暴露和激化。

问题的根本在于,就业才是解决美国难民问题的关键。难民们来到美国,希望能找到工作,尽快自立,难民救助体系是建立在保证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卡利说,就像现在这样,当就业出现问题时,这个体系就随之垮塌了。

国际救援委员会驻凤凰城的执行主任罗宾·邓恩·马科斯指出,全美的难民就业数据不容乐观:在2008年的前3个月里,她的机构为100位难民找到了工作;而2009年同期,只有28人找到工作。2007年,机构认为安置的难民中有80%能够自立,而今年这个数字只是10%。同时,伊拉克难民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2006年接受的难民是202名,而2009年则多达1.7万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伊拉克难民具有高学历和高技能,但是无论他们本是医生、建筑工程师还是具有其他专长,都因美国对证书的要求而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卡利说,事实上,许多难民中的医生和能讲流利英语的人即使找到工作,也不过是在麦当劳这样的地方,这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马科斯举例说,雇主们在找人时,对雇用一位能讲多国语言的内科医生往往犹豫不决,反而会选择资格较低的工作申请者,因为他们担心内科医生有了更好的机会时会跳槽。

2009年初,有几十家难民救助机构写信给奥巴马总统,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对伊拉克的人道主义目标和政策,包括对易受侵害的伊拉克人在美国定居实行新政策。他们还要求政府回顾在伊拉克的发展目标,增加对伊拉克及其邻国难民的帮助。

政府看起来正在倾听有关方面的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多边关系和人权办公室的人权主任斯科特·巴斯比曾表示,政府已经意识到救助机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并准备重新审视联邦政府安置政策。但他又指出,安置程序中的一些缺陷是基本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他说:“我们会看一看他们需要什么,并尽快予以解决。”

快报记者 李欣 整理